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聚仙亭 第三回 設奸計劉氏投井 請赴席自身殞命

詞曰：試問水歸何處，無微不至流，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噴雪，星月似銀鉤。暗想當年富貴，掛錦帆直至揚州。風流人去幾千秋，兩行金線柳，依舊係扁舟。

話表謝白春主僕到了家中，謝純夫婦問：「相公往哪裡去？令人不放心。」謝廷回答：「朋友約我會文去了。」遂端過淨面水淨了面，擺上晚飯。用了晚飯，在書房安歇。心中想起招親之事，不是遇鬼魅，必然是遇神仙。心神恍惚惚惚，過了一宿。次日至崔家，問：「崔兄回來否？」吳氏言：「探親去未回家。」又至陸家問：「陸兄出外回來否？」劉氏答：「拙夫尚未回來。」謝廷回到家中，排下香案，望空大拜四拜，隨將金奶奶所贈錦囊拆開一看，上面寫著四個字，是「好物莫吃」。自己一想：「吾之所好，惟有腳魚一物而已。不令我食，就此戒了，永不食此物。」這且不題。

且表陸賓自謝廷借給他本錢，同崔文上揚州。崔文探親未回，陸賓販貨利息十分豐厚，遂收拾打點回家。行程非止一日，回到家中，卻是六月十四日。心中暗想：「袁柳莊相我一面，說是六月十五日我必死。這是相士口無量門，哪有此事？」將生意獲利說與妻知。劉氏歡喜，連忙收拾酒飯。夫妻用畢，陸賓便問：「謝賢弟可曾來問我否？」劉氏便道：「出去會文，約有五十天方回家。前日上門問過你，這些日總未來。」陸賓聞言暗想：「此人若知我回來，必要與我算帳，除本分利。怎生是好？我不如定一計策，誘他到此，這般如此，索性訛他千兩銀子，就與他開交。」主意已定，口呼劉氏：「娘子！卑人奉求，未卜允否？」劉氏口呼：「官人奉求，何必言求？」陸賓含笑口呼：「娘子，我想謝家賢弟有數十萬家私。他好食腳魚，明日我置備腳魚中膳，請他到此。有件事與你說明，他來時我推有事而去，你可陪著他，與他相戲。輸口不輸口，我回來假意惱怒送官，他必關體面，必然認罰。才肯他千兩銀子與他開交，生意利息也不分給他。咱有了這宗銀子到手，咱搬到別處居住，你想好不好？」這劉氏年方二十餘歲，雖無十分容顏，卻有七八分人才，為人正直，老誠不苟。一聞丈夫之言，立刻滿臉紅漲，說：「此事難得你說的出口來，老著臉不知羞恥，要戴綠頭巾！奴本是良家之女，非是倚門賣笑之流。從今你買些史君子吃吃罷，將妄想心打斷了罷！而且謝叔叔與咱有恩之人，你起這不良之心，天必誅你！」陸賓聞言大怒，說：「夫乃妻綱，夫言你怎敢不從？」便舉手夾臉一掌，把劉氏打倒在地，自己竟往前廳去了。

劉氏兩淚交流，放聲哭道：「奴家雖不能三貞九烈，也曉三從四德，失節之事奴如何做得？罷！罷！罷！拚此身軀，要此性命何用？」忙出屋奔到房後井邊，說：「此井是奴葬身之地。」將身往下一跳，丫鬟趕來忙拉，已跳入井中。正是：

可憐三貞九烈女，做了投井赴泉人。

丫鬟忙報陸賓知，陸賓聞報大驚，忙到井邊朝下一望，遂即走出街門大呼小叫，驚動鄰舍出來，問：「是甚麼事？大驚小怪。」陸賓說：「我家娘子投入井中。」眾人聞言忙到井邊說：「快拿繩來。」陸賓忙拿了一條長繩係下一人，其人一看說：「還未淹死。」遂把劉氏先係了上來，復將其人係上來。眾鄰人相勸，陸賓致謝，眾人各自散去。

陸賓說：「無非想拚他千兩銀子，如何你就尋死？」劉氏自從井裡撈出，就改變了心腸，口呼：「官人，奴家依你行事便了。奴若不能誘住謝廷，不算是你妻。」看官，這劉氏自井中救出改變心腸，忘了三從四德、九烈三貞，這節書以後有交代，自然明白。陸賓聞妻一允此事，心中暗喜。一夜晚景休題。次日清晨預備腳魚，陸賓來請謝廷。這劉氏在家中打扮得姣滴滴齊整，等候謝白春到來赴席。正是：

安排鐵網擒龍虎，準備窩弩射大蟲。

計就月中係玉兔，謀成算策捉金烏。

這陸賓行走不多時，到了謝府門首，家人通報。謝白春聞報，即便出來迎接。讓進書齋，二人相揖，禮畢落坐，茶罷落盞。問及出外貿易之事，陸賓即細細說了一遍。二人又敘了些家常閒話，陸賓開言說道：「愚兄今日此來，一則前來奉候，二則備辦了小酌，奉屈賢弟到舍敘談片時。」謝廷說：「這個盛情小弟不敢領，小弟尚未曾與大兄接風洗塵，何蒙反請小弟？難以克當。今日小弟偶有些小事，明日屈兄駕至弟舍，小弟備一薄酒與大哥接風何如？」陸賓說：「愚兄借花獻佛，無非一肴一酌。並無外人，惟賢弟同我二人而已。若是賢弟棄嫌，就不必去。」謝廷說：「既是如此，小弟領情便了。」遂起身同陸賓往陸家而來。正是：

烏鴉喜雀回來報，吉凶全然不得知。

不多時到了陸賓門首，陸賓讓謝廷至內宅重新見禮，謝白春又與劉氏嫂嫂見了禮，一同落坐吃茶。謝廷見劉氏今日打扮得與往日大不相同，但見：

烏雲梳就繩緊紮，銀簪橫別，朵朵鮮花插。與左右臉搽脂粉，香氣噴人。身穿布服布裙，下露出那三寸金蓮。打扮得齊齊整整。

這劉氏在謝廷面前妖妖燒燒、裊裊娜娜，使盡風流體態，就坐在謝廷對面。陸賓旁坐，敘談了些在外貿易之話，遂一同飲酒。陸賓說：「我知賢弟好食腳魚，今日特意精緻致烹庖一品，請賢弟敘談敘談。」謝廷說：「多謝兄嫂美意盛情，小弟久已戒之，不食此物。如此小弟心領了。」陸賓口呼：「賢弟平日最喜此物，怎麼一時就戒了，卻是何故？」謝廷說：「小弟因人相勸，已戒之一月了。大哥休怪，這滿桌之菜足充小弟之腹。」陸賓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好有屈。」遂問：「娘子可用些麼？」劉氏回答：「我也不食此物。」陸賓說：「這是愚兄心不虔誠，為賢弟預備的，反是愚兄自己受用了。」隨將別的菜奉與謝廷，把一盤腳魚擺在自己面前，細嚼爛咽吃了個落花流水，不亦樂乎。

陸賓盡意用完，點滴俱無，復又斟酒相勸謝廷，又說了些常話，自己又飲許多酒，不由的渾身發其癢來。用手抓還是癢的實難忍耐，便起身走到後房，忙命女童快些燒水。女童立刻燒了熱水，陸賓連稱：「好熱水，這才能燙渾身之癢。」

不表陸賓在後房洗澡，再言劉氏陪著謝廷吃酒，見房中無人，遂挨近謝廷身畔，以言語挑之。口呼：「叔叔未曾娶孀孀，在家中自然寂寞難過，必然常到那秦樓楚館、妓女之家走走麼？」謝廷聞言，不由的滿面飛紅，口呼：「嫂嫂將話說哪裡去了？小叔在家終日讀書，從不曾在外閒遊。至於秦樓楚館、樂戶人家絕跡不到。」劉氏笑說：「叔叔雖這般說，恐其未必！」遂起身含笑滿斟了一杯酒，自飲了半杯，餘著半杯酒，口呼：「叔叔，你用了此半杯酒，我自有好處到你那裡。」謝廷便正言厲色，口呼：「嫂嫂好生無理，廉恥二字全然不顧，竟來調戲於我。況我讀書之人光明正大，君子非禮無言，非禮勿動。我前程遠大，豈可作此喪心之事？古云：『朋友妻不可欺，朋友妾不可戲。』我與大哥結盟，你是至親嫂嫂。按理說叔嫂不同坐，又豈可做此淫污狗賤、敗名失節之事？」這一番言詞，說的劉氏滿面通紅，啞口無言，甚是沒趣，恨不得一頭鑽入地裡去。正是：

縱教掬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不言前面劉氏與謝廷二人之事，且言陸賓在後面洗澡，只見女童從後面惶惶張張跑來，只喊：「不好了！」劉氏忙問：「有甚麼事這等大驚小怪的喊嚷？」女童說：「大爺在後面洗澡，誰料大爺的身體化了一盆血水，只剩了發毛白骨在血水盆內。」這謝廷與劉氏不信，同言：「豈有此理。」隨同至後面，舉目一看，果然竟剩發毛白骨一盆血水。謝廷心中大驚，不由的納悶。這劉氏近前扯住謝廷喊嚷：「你強姦不從，就下毒藥，藥殺我丈夫。咱今同到公堂辨理，替我丈夫報仇！」這陸家的四鄰聞其喊嚷，眾鄰人走進陸宅。謝廷向眾人將劉氏怎樣調戲於我，陸賓身癢在後房洗澡，不知怎麼就化了一盆血水，竟剩白骨發毛細訴了一遍。眾人聞言，皆道：「這件事甚實詫異，駭人聽聞。奇怪！奇怪！」又聞劉氏這樣說，謝相公又是那般講，眾人不能分割，只得同鄉長、地保去報鹽城縣。

這縣主姓花，乃是兩榜出身，為官清正。今見報呈，隨即傳齊仵作、刑房、三班衙役，竟赴陸家相驗。這街鄰紛紛傳說：「謝相公見陸賓之妻有幾分姿色，因奸不從，暗用毒藥謀害陸賓，化成血水，今已報官，即刻就來相驗。」此事傳在乳公謝純耳內，只唬得面如土色，膽顫心驚。暗想：「我少主人往陸家吃酒，如何有此大變？我先往家內送信，再到縣前探聽明白，再作道理。」不知知縣怎樣相驗，且看下回分解。